

论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的特征

吕翊欣

(陕西教育学院 人文环境系,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 埃及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 经历了由自发向自觉阶段的转换; 国家独立、享有主权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首要前提; 战争是埃及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威胁; 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滞后, 领导人个人地位和作用突出; 人才的培养与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国家现代化进程推进的坚实基础; 资金、经验和技术的缺乏是制约埃及现代化的几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埃及; 现代化; 特征

中图分类号: K4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08)01-0100-05

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近代以来, 埃及的现代化探索经历了四个阶段, 分别是早期的现代化改革时期(1805-1882 年)、英国殖民时期(1882-1922 年)、宪政时期(1922-1952 年)和共和国建立后的现代化实践(本文主要探讨纳赛尔时期, 在个别问题上延伸至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阶段)。本文就埃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特征略谈一下看法。

一、埃及现代化具有外源性, 经历了由自发向自觉阶段的转换

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是一种社会结构变革的持续过程。为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原社会必须拆除和重建自身的各种结构, 从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形态。对于早期落后的埃及而言, 变革力量不是产生于内部, 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 现代化进程是埃及在对西方压力进行回应过程中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探索, 具有典型外源性和后发性特征。学者认为: “埃及能否及时开始变革以及变革力度和速度如何, 取决于它对外部冲击的感受和作出反应的能力。”^[1]

拿破仑入侵在客观上成为埃及现代化振兴的早期外源性力量。法国入侵埃及在客观上打断了埃及

历史的内在发展进程, 表现在其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埃及的封建势力马木鲁克, 同时输入了一种全新的异质文化。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和《拿破仑法典》, 体现的精神客观上冲击了埃及一直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的状态, 冲破了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和意识的禁锢, 这些给埃及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 随拿破仑到达埃及的一批西方历史、考古、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学者给埃及带来了新的学科思想。另外, 拿破仑还改革了埃及的立法、教育和赋税制度, 创办了印刷、火药、机械、呢绒等现代化工厂。所有这些都使埃及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拿破仑企图占领埃及美梦的破产“使埃及少数人痛切地感到一个有秩序的政府的好处, 并且热烈地赞赏科技和技术在欧洲所造成的进步”,^[1] 这为埃及内部一批先进分子探索一条民族现代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早期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带有明显的自发性, 是面临外敌入侵时的一种自然回应, 目的虽然有发展生产、抵御外来入侵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一面, 但更主要的是向外扩张, 掠夺新领土以建立一个大阿拉伯帝国, 具有旧时王朝革新的痕迹。“改革的不彻底性彰显, 表现在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 没有摧毁封建的生产方式, 也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2](P195)} 更重要的是, 在改革实践中缺乏应有的

收稿日期: 2007-06-21

作者简介: 吕翊欣(1972-), 男, 陕西西安人, 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讲师。

理论基础,也没有纲领的指导。许多措施都带有随意性而缺少相应的实施步骤,凭借强权政治推行,急于求成,故此难以持久。可见,早期埃及的改革运动是一种朦胧状态下的现代化探索。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开始了埃及新时代自觉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运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纲领,早期为埃及革命六原则(根除帝国主义、消灭封建主义、粉碎垄断和资本的政治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创建强大的民族军队、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后期逐渐发展成为纳赛尔主义,从而对国家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规范性的指导,其目标也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使命感。这是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运动的转折。

二、国家独立、享有主权是 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首要前提

国家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从默罕默德·阿里到“七月革命”以前,埃及现代化进程屡遭挫折,甚至停滞,根本原因就是主权旁落在殖民者手中,而殖民者不愿看到其殖民地通过成功的现代化走上强国之路,于是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和破坏。“七月革命”后,主权在握的埃及人民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埃及成为非洲大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是一个形式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管辖而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因而阿里的改革措施能在早期得以顺利实施,使埃及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的部分”。^{[3](P231)}但是西方列强不愿看到埃及成为一个独立强国,伺机作梗。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英、俄、奥、普等国纷纷干预,结果埃及战败,被迫实行不平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并开始陷入了欧洲列强的罗网之中,埃及现代化改革事业遭受重大挫折。1882年,埃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进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和残酷的经济掠夺。政治上英国统治者掌握着全部政权;经济上,英国利用各种特权,长期控制着埃及的经济命脉,千方百计地扼杀和阻止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英国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极力摧残埃及的民族文化和国民教育。^{[4](P192-193)}在这种殖民政策下,埃及早期现代化运动陷入停滞。宪政时期的宪政制度并未使埃及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所谓的“四点保留”即英国在防卫苏伊士运河、保护埃及免遭外国入侵、保护埃及境内侨民利益和管理苏丹事务方面持保留权利。意味着英国殖民主义在埃及仍然延续。“埃及国王

和政府依然处于英国高级专员的操纵和控制之下,屈从于英国高级专员的意志,是英国高级专员的傀儡和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5]埃及的民族矛盾却未因此得到缓解,现代化进程呈缓慢发展态势。

1952年的“七月革命”在民族国家重建和主权独立方面实现了自近代以来埃及历史的根本性转折。“七月革命”推翻了国王,但是英军仍驻留在埃及。经过多次协商,日益衰落的大英帝国终于在1954年10月同埃及政府签订了撤军协定,埃及人民实现了收回国家主权的第一个胜利,至此,长达74年的屈辱史宣告结束。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埃及军民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取得保卫主权斗争的胜利。独立后的埃及,在现代化道路上焕发出勃勃生机,长期的殖民压迫激发了埃及人民高涨的民族情绪,一场旨在摆脱贫困、落后、受人欺凌局面,实现富足、强大和独立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高潮迅速展开,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以经济建设为例,195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8400万英镑,1969-1970年增至997100万英镑,增加9倍多。政治和外交上,埃及迅速成长为中东地区耀眼的明星,成为阿拉伯民族事业的带头人。

三、战争是埃及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威胁

“中东现代化处在艰难曲折的战争环境之中。现代化的进程不但经常被战争所打断,而且战争的浪潮常常淹没现代化进程,以至把世界的视线都吸引到和平进程之中。……中东的现代化是在缺乏稳定和平环境下进行的具有特殊性的现代化类型。”^{[6](P450)}“频繁的对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造成持续性和灾难性的影响。各国被迫将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用于军事,同时交战地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重建工作难以展开,而战争还使各国及国内各民族、宗教、教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妨碍了国家合作和民族建构的发展。”^[7]近代以来的埃及现代化进程一直处于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其中既有抵御外来入侵的战争,也有埃及强加于人民的战争。

在埃及早期的现代化改革时期,将“强兵”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默罕默德·阿里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军队建设,埃及一度拥有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默罕默德·阿里编练的新军在抵御外来入侵和维护民族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很快又走向另一面——对外扩张。结果,默罕默德·阿里建立赫赫战功的同时,也耗尽了帝国的实力,最终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败北,开始陷入对欧洲列强的依附

境地。1882年,埃及人民为了反抗英、法对其内政的干涉发动了起义,英国派兵占领了埃及,开始了殖民统治,早期自主的现代化探索就此中断。

在宪政时期,埃及仍然受到两场战争的影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巴勒斯坦战争。二战中的埃及是同盟国与轴心国争夺的战场之一,轴心国军队曾反复深入埃及境内,对埃及形成巨大的威胁。战争中,英国的海上封锁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审查和控制制度制约了埃及的对外贸易,扰乱了埃及正常的经济运行。1948年爆发了巴勒斯坦战争,埃及作为阿拉伯一方的主力参加了这次战争,法鲁克王朝为战争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2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新生的共和国仍然处在战争的选择与被选择之中,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先后涉入了3场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62年爆发的也门内战和1967年的“六五战争”。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六五战争”中,埃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员损失分别为12735人和12980人,^{[8](P90)}“这些战争带来了巨额债务,直接损失2000亿美元,间接损失则高达10000亿美元。间接的非货币后果也非常显著。”^{[9](P12)}战后重建耗尽了埃及有限的资金,政府财政困难加剧。更严峻的是,为对抗以色列,埃及不得不维持一支相对强大的部队,并且经常补充、更新武器装备。因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又是埃及政府多年来推进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1962年,也门爆发内战,纳赛尔随即应邀派出军队卷入其中。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埃及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负担,仅军费开支一项就达10亿英镑之多。^{[10](P314)}另外,埃及的军事介入影响了与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特别是与沙特的关系,使埃及失去了一部分宝贵的资金援助,而这正是埃及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

四、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滞后,领导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

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建立民主、高效的现代化民族政治体制。埃及的现代化进程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向主动,由自发向自觉,由单纯的器物层面的学习到重视制度建设的过程。早期的改革家们由于阶级基础和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认为国家的落后主要是器物层面的落后,只要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加强,就可以改变国家的滞后状态,忽视了对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学习。在实践中形成对旧政治体制的加强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恋的强烈反差,结果往往是旧的体制束缚了国家

的进一步发展,甚而导致改革的反复和倒退,在埃及现代化早期的探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默罕默德·阿里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通过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以他为领导的专制政体,然后又通过一系列高度集权的强制性措施,推进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虽然默罕默德·阿里和易司马义也建立了一些如协商会议和“地方缙绅代表咨议会”等类似议会的机构,但是在实践中丝毫没有限制封建君主的独断专行。当从器物层面的改革发展到了立宪改革时,虽然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领导力量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提出了要在埃及建立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是还是由于受限于其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封建君主的掣肘,结果只是对西方民主和制度做了简单的照搬和模仿,实际功效不大。“七月革命”后的埃及,铲除了旧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政体,政治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在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方面存在明显滞后,民主制度不健全,缺乏对政府官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使得政府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政治现代化的滞后使得领导人个人的地位突出,二者之间在一定时期互为因果,有时领导人为加强个人的权威,主动和有意识地限制其他方面力量的制衡,客观上迟滞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如默罕默德·阿里推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专职的改革措施。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领导人个人过高威望和声誉,使其被抬高到国家政治机构之上,无意间破坏了既定的体制,开了民主化道路上的恶例,而领导人意识到后又默认这种状况的存在,且被继任者遵循,政治现代化进展迟缓的现象就发生了,如纳赛尔就属这种情况。

个人地位的突出,甚而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对埃及现代化进程有双重作用。首先,表现为对现代化事业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早期的现代化改革还是共和国所取得成就都与领导人的努力分不开。他们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代表者和推崇者,可以凭借个人的威望,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打击和弱化反对势力,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其次,从长远看,对现代化进程会有消极的一面。个人权威的膨胀,而又缺乏相关有效民主机构和措施的制约,很容易导致个人专权。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个人的失误和误断成为国家的失误和误断,轻者个人的权威扫地,重者导致国家运作上的偏差和民族的灾难。如默罕默德·阿里对外的穷兵黩武,最终随着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埃及独立地位的一步丧失。再如纳赛

尔在“六五战争”前的误断,直接导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作战的失败,之后埃及的地位有所动摇,其本人的威信下降,他所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受挫。

五、人才的培养和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国家现代化进程推进的坚实基础

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必须有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其次需要有广泛的具有现代性的普通民众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而人才的培养和大众现代性的提高都要靠教育来实现。

现代化之前的埃及,传统的教育占主导地位,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应用于现代化的建设,国家急需受过技术或科学训练的人才,默罕默德·阿里对此深有体会。他用西方世俗教育取代旧时的宗教学校教学,创办新型学校,相继建立了一些非宗教性质的中小学校、军事学校和诸如药学院、农学院、外语学院等23所普通专科学校;同时,政府还出资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学习,自1813年至1847年,共派出300多人。^{[11](P43)}通过上述措施造就出来的人才大多成为埃及行政管理和科研、教育的骨干力量,在埃及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肯定早期埃及教育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其局限性,即改革没有涉及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且默罕默德·阿里曾写信告诉他的儿子不要在民众间普及教育,^[1]这样埃及仍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广大民众的现代性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中群众基础薄弱,这也是埃及早期现代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殖民时期,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埃及的教育大幅度的倒退,愚民政策大行其道,即“愚其民,愚民为统治之本”。^{[9](P11)}英国殖民当局关闭了原来的学校,只保留落后的私塾教育和清真寺教育。教育经费极少,仅占预算的1%。^{[12](P240)}1907年,文盲占埃及总人口的94.7%。到1913年,仅有6.5%的女孩和20.5%的男孩受过最低水平的教育,同年,埃及各级学校就学人数仅占适龄人口的3.50%。^{[13](P406)}英国推行的殖民教育使埃及的现代化进程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宪政时代,埃及的教育有所恢复和发展。教育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52年“七月革命”前,埃及国立大中小学校以及技术学校师资力量都颇具规模,尤其是国立技校学生数量超过100万,大学生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4万人。但是,此时埃及教育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表现在经费投入严

重不足,教育系统内部投资比例也不尽合理,极大地延缓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据统计,到1952年,埃及15岁至24岁的青年中约有3/4目不识丁。^{[14](P13)}埃及教育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没有形成一个数量巨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也未得到提高,从而使埃及缺少推动现代化向前行驶的中坚力量和依托资源。

“七月革命”后,埃及进入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时期——“纳赛尔时期”,埃及的教育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新政府重视教育,改变了原有的教育结构,完成了一个以正规教育为主,以职业教育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结构完备的教育体系。首先,统一学制,加强初等义务教育的投入,1965年埃及教育预算中初等教育占60%以上;其次,创办预备学校,这是介于初等义务学校和中等学校之间的中间学校,目的是延长基础教育的受教育年限,标志着义务教育进入第二阶段;再次,大力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解决国家建设中人才的匮乏,特别是外国技术人员被逐后的技术职位空缺。以上政策效果明显,据统计,埃及小学生由1952年的154万增加到1975年的407.148万,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952年的27.14%上升为1975年的77.15%;1969—1970年,技术学校在校生达到241590人,增加34倍。^{[15](P52)}此外,埃及还积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如1959—1960年度为349人,1961年猛增至20878人。经过多年努力,埃及教育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和群众受教育基础,为埃及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强大的动力。

六、资金、经验和技术的缺乏是制约埃及现代化的几个重要因素

资金的匮乏一直伴随埃及的整个现代化进程。默罕默德·阿里通过国家垄断来解决这一问题,改革中建立了由政府控制的工业、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生产垄断体系。通过这些措施,国家可以将有限的资金和利润统一调度,用于急需领域的建设。在赛义德和易司马义时期,向外借款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赛义德死前,债务已超过600万英镑;易司马义时期,更是债台高筑,至1876年埃及的外债总额已达9400万英镑,国家收入的80%左右用来支付债券和债务的利息,所设资金不敷需求。共和国建立后,资金的缺乏仍困扰着历届政府。纳赛尔早期,就曾向英美等西方国家提出贷款,不果又转向苏联,到萨达特前期埃苏交恶为止欠苏联债务约40亿美元。而萨达特死后留给埃及的外债为130亿埃

镑。^[16]历史地看,资金的缺乏严重地限制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外债的增加往往导致埃及的对外依附。

经验的不足同样也是一个制约因素。现代化的埃及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在埃及历史上无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经验的不足既有领导人治国层面的稚嫩,也包括具体项目实践中管理无方。如在早期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中,默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没有理论的支撑,推行中又急于求成,强权成为其最终的依靠,故此改革难以持久;易司马义时期,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管理都暴露了经验不足的问题。“七月革命”后的埃及同样的问题频现,以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的外交为例,出现“极左”和“极右”现象,往往是过多的依傍美苏中的一方,而同另一方交恶,不留回旋余地,这对埃及现代化外部环境的营建和自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化技术的缺乏同样影响埃及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之前的埃及是一个处在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农本社会,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基本为零,更不用说现代化技术储备。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较早,加之产业革命的兴起,这些国家已具有相当现代技术优势。所以埃及从早期的改革伊始,就奠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基调。在默罕默德·阿里时期,针对现代技术的短缺,它采取了两种措施:一种为引进外国的技术力量,另一种为直接去西方国家学习。这两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埃及。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如不注重消化吸收,就会产生一种副产品,即对先进国家的依赖,一旦由于某种原因正常的交流中断,技术引进就会停滞,从而影响现代化的进度。

[参考文献]

- [1] 车效梅. 埃及的现代化历程[J]. 亚非论坛, 2000(2).
- [2] 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简史[M].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4] 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5] 哈全安. 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现代化[J]. 世界历史, 2002(2).
- [6]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7] 黄民兴. 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
- [8] [日] 田上四郎. 中东战争全史[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 [9] [埃及] 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 教育与未来[M]. 王道余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 埃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1] [黎巴嫩] 默罕默德·阿马拉. 近代泛阿拉伯主义[M]. 贝鲁特团结出版社, 1981.
- [12]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3] 李建忠. 战后非洲教育研究[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 [14] 杨灏城, 江淳. 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5] 李乾正. 当今埃及及教育概览[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16] [埃及] 贾米勒·乔治. 埃及的债务问题和如何摆脱这一圈套[N]. 消息报, 1982-01-16.

[责任编辑 朱伟东]

On Characteristics of Egyptian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L Yixin

(Dept. of the Humanities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n 71006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Egyptian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It changes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ness;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re the first prerequisites for promoting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Wars prevent Egyptian modernization from proceeding smoothly; The individual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leaders are given more priority to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public education are the basis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 Shortage of funds,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skills restrains Egypti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Egypt;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stics